

阳翰笙

选集

YANG HANSHENG XUANJI

第一卷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阳翰笙选集

第一卷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责任编辑：李定周

封面设计：陈世五

阳翰笙选集·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 20.75 插页7 字数445千
1982年7月第一版 198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700 册

书号：10118·495 (平装) 定价：2.16 元



作者一九八〇年八月在承德

四日：“北上海”冬天写好，我不列册千字，仔细读了一遍，便知道什么，就放心了。

各协查组名单：陆南、刘希、陆、民、王、杨、影、洪、姜、周、杰、赵、梁、吕、驥、刘、叶、文、朱、陈、刘、梁、陈、梁、浦、冰、发、后、胡、青、后、已、初、步、拟、出、午、晚、批、阅、后、再、送、给、周、知。

五日：

自从九月十二日住院治疗以来，已经快满三个月了。九月以前我只知道，我患有支气管炎，肺气肿，食道裂孔病，胃粘膜炎，冠心病，肺气肿。这次胃检查的结果，又加了一病，名叫十二指肠溃疡。再加上老年性的肺气肿，全部内脏，变得比一般第一处之多。以此病况，还够病（病）的，有什么在乎！

因此我已到了应该作“五年计划”的时候了。

我今年已七十有八。“五年计划”，我可不能三年完成，我一定要争取十年完成，够吗？一定够！

作者一九八〇年十月的日记手迹

出版说明

阳翰笙同志，原名欧阳继修，笔名华汉。

生于1902年10月8日，四川省高县人。上海大学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担任党的政治工作。北伐革命时期先后在第六军、第四军作党的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时任叶挺同志直接指挥的二十四师党代表，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组织委派参加了创造社，以后又参加了筹组“左联”的工作，曾先后任“左联”、文总党团书记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他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现代戏剧电影运动和无产阶级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阳翰笙选集》第一卷，选收了作者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创作的十二个短篇和四个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解放后第一次整理出版，对读者了解五十年前的时代风貌，研究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文艺创作，有重要的价值。在编辑过程中，除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和小的改动外，仍保持了作品原来的面貌。

序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安排我从海陆丰转移到上海，先派我参加创造社工作，后又参加“左联”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努力推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开展。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从事文艺理论的探索和文艺习作的。

这部选集的第一卷所收的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我写的小说。这些作品是在反动派进行残酷的“文化围剿”的艰难岁月中写的。它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我所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

记得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我在上海大学学习和做党团工作的时候，在邓中夏同志的领导下，协助刘华同志从事工人运动中的教育工作。有半年多的时间，曾在苏州河南岸的工人夜校里教过书。在这里，我经常怀着愤慨的心情倾听工人群众诉说他们在中外资本家残酷压榨下过着屈辱痛苦的生活。一九二五年冬，我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经常参加许多工厂的党的会议和工人的活动，对工人的疾苦和斗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

在“五卅”运动中，我代表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和工人同志们并肩战斗，并且由于协助肖楚女同志编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会刊，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斗争情况、思想感情以及他们的迫切要求。这一切使我深刻地感受到，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他们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立场和意志是最坚定的，他们的斗争精神是无比英勇的。这些深切的感受，迫使我后来拿起笔写下了一些反映工人阶级的当时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

一九二六年初我奉组织命令到黄埔军校去作政治教育工作，后来又随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四军协助林伯渠同志和廖乾吾同志作党的工作。这样，我就比较多地接触和了解到了一些官兵生活。特别是南昌起义后，我一直在起义军中作党的思想工作，直接参加了历次战斗，一直到海陆丰。在这激烈的战斗生活中，我亲眼看到许多有高度觉悟的战友们，为了反对蒋、汪的背叛革命和血腥镇压，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克服酷暑南征中的重重困难，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些战斗生活后来也有一些反映在我的部分作品中。

在大革命时期我还接触到不少富于革命理想，又有革命行动，甚至带有传奇性的新女性。她们中有的着男装，剪短发，和男同志一样，在险恶环境中进行地下斗争，有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有的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不屈，慷慨就义。她们都是一些无愧于那一伟大时代的杰出的革命女性。我写的《马林英》，就是力图塑造这样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在全国许多地方爆

发了农民起义，土地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就一直注意和研究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接触过一些从事农运的同志。后来在广东又目睹组织起来的农民手持梭镖、鸟枪、大刀、木棒，参加各种群众活动的高昂气概。特别是在海陆丰，当时我住在一户半农半渔的农民同志家里，接触到周围的一切农民群众，听他们讲述在彭湃同志领导下所进行的各种斗争的具体情况，了解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对地主豪绅的刻骨仇恨，深深感受到他们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这些所见所闻促使我在一九二八年写了《暗夜》这部小说，力图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和宣扬土地革命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起了分化。有的十分坚定勇敢，有的消极动摇，甚至颓唐，有的经过一度彷徨以后又回到革命阵营里来，也有极个别的人投向了反动营垒。这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普遍的现象。《两个女性》描写了四个人物，三种类型。我的意图是想刻划出这一时代某些知识分子的特征。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我正在上海。我目睹日寇的疯狂进攻，亲眼看见闸北一带成了火海，人民惨遭浩劫。上海人民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奋起抗敌。工人阶级主动地组织了义勇军奔赴前线，运弹药、挖战壕、抢救伤员，在战斗激烈时拿起武器同士兵们并肩作战，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是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一切大小报纸，为了抹煞工人阶级浴血奋战的业绩，概不报道工人义勇军的一切活动。我通过上海沪西区委和参加义勇军的工人们接触，作了一

些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写了《义勇军》这篇作品。这一作品原来定名为《上海工人义勇军》，但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见到“工人”、“农民”的字样，就十分害怕，书一出来就会遭到封禁，所以只好改为《义勇军》。这个作品从形式上来说与其说是一部中篇小说，倒不如说是一篇小说形式的报告文学。它问世以后，却出我意外地受到不少读者的热烈欢迎。我曾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特别是青岛纱厂工人群众的来信，给过我很大的鼓励。这充分说明工人群众抗日救亡的激情是多么的强烈。

《大学生日记》只写了上部，原来打算在下部中写主人公经历了从“九·一八”到“一·二八”的抗日救亡运动，提高了思想觉悟，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但是后来，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几乎所有和我们有关的书局都被查封和受到警告，连我们党所领导的最后一个书店“潮风书店”也遭封闭。没有地方出书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写下去。

从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起，由于革命的需要，要发展左翼电影运动，于是我进而从事电影创作去了，就没有时间来再写小说了。

这些作品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创作了。可以说，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幼年期的一些作品。虽然我意图在这些作品里，真实地反映工农兵及其干部的思想和感情、生活和斗争，但是由于我的思想认识不深刻、生活不深入、技巧不成熟，所以这些作品是幼稚的、肤浅的、粗糙的。这些作品显然还反映了当时我党左倾路线的一些影响。在今天来出版这些书，恐怕只能说对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的了解，多少有一点参考的价值而已。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这期间，我一共写了十几篇短

篇、七个中篇。这次选出的十二个短篇、四个中篇，除个别文字作了一些订正和小的改动外，仍保持了原来的面貌。

当年，这些作品出版一本，就被封禁一本。有的登载和出版这些作品的刊物与书店，也大都同样遭到查禁和封闭。有些作品虽曾经改换书名出版过，但因反动派禁锢严酷，毕竟流传不广，出书无多。在解放前我自己没有搜存多少。解放后，在同志们的协助下，虽也收集了一些，但并没有想到过要出版。十年浩劫，六次抄家，又全都散失了。这次，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创议，张大明同志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搜集和编选出这些旧作，陈樾山同志也提供了很多帮助，才使这些小说能结集问世。这里，我特向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付出了许多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阳翰笙 1980年8月29日

目 次

短 篇 小 说

马林英.....	3
女 囚.....	25
趸船上的一夜.....	72
十姑的悲愁.....	83
奴 隶	103
枯 叶	125
归 来	134
马桶间	151
长白山千年白狐	162
兵 变	176
最后一天	201
死线上	212

中 篇 小 说

两个女性	227
暗 夜	334
大学生日记	427
义勇军	546

短篇小说

马林英^①

—

近日来 N 城里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奇而特奇的怪事，把城内外一般居民静如秋水的心湖，激动得来波涛滚滚！

一提起这件怪事，没有一个人心里不先吃一惊！就算平素很镇静的人吧，他们一想起这怪事来，总没有方法来禁止他们的舌头不伸几伸，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说，没有一个人不讲。不过他们尽管说尽管讲，对于这件怪事的本身，他们总觉得含的神秘不可思议的意味儿太深奥了。他们就算把脑汁烧干也没有智力来解释他们心中的疑问，结果，他们只好满脸堆起恐怖的惊愁，摆几摆脑袋一口咬定说这件事情太奇太怪！

从来不大管闲事说空话的棲云先生——知书识理，通晓世故的秀才先生——连他对于这件事情，也都满肚子里画起问号了！谁敢说这不是一件可怕的离奇怪事呢！

① 这篇小说原载1928年3月15日—5月1日《流沙》半月刊第1—4期。——编者

棲云先生今晚是第三次对他家里的人谈论这件事。

“我实在莫名其妙，这么样年轻，这么样标致的女子，甘愿出来干这种无法无天的勾当，景星！你看见过她没有？那天我也好奇，竟自跑到杀场上去听她临刑时的演说，哦哦，一个人到了那步田地，还能慷慨激昂的说出那么样流利清楚、那么样委婉动人的话。非怪……哦哦，就说我吧，几乎也听得流泪了。我看她威武不屈的精神，从容就义的气态，我可断定她是受过孔家成仁取义的礼教的人，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样的侠骨英风令人钦佩呢！”

棲云先生身穿一件深灰哗叽的皮袍，上套一件青缎背心，左手抱着一根白铜水烟筒，右手正燃着一支纸条，坐在火炉边垫有棉褥的靠椅上。口鼻里冒出几股蜿蜒如细滑飞蛇的白烟，半提精神，对他的胞弟景星、儿子小云及他的半老了的夫人细讲那件惊人的怪事。

棲云先生前几天虽然也谈过两次，可是他不谈则已，一谈起总是感慨系之，家里的人也不好多问他，只好把这个不可思议的神秘的事隐藏在心里。今晚上看他竟这样使劲儿的说起来了，大家也都把精神提起在那里敬听他滔滔不断的议论。各人的心里都充满了说不出来的惊怖与轻愁。他们似都浸入了可憎的梦境中。

“大家闺秀！不见得吧！哪家的好姑娘会出来干这种事啊！你还不晓得吗？我们这附近百余里的乡村间，自从她神出鬼没的在这一带来闹过后，哼！可恶可恶！好多乡下人受了她的影响，公然敢起来抗租不缴了！她明明和着许多乡下的穷骨头杀人放火，你偏说她成仁取义！”景星倾耳谛听棲云先生谈